

# 法治的气度

□ 万学忠

谈到法治,你会想到什么?一下子闪现出来的是警察、监狱、法庭,还是包公、赛城、辛普森?谈到法治,让你把它想象为一个人,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老年还是青年?粗鄙还是文雅?

在我想来,法治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是男人,他一定是佩剑的侠客,飘洒俊逸;是女人,她一定柔中带刚,温婉坚毅。他(她)既不老态龙钟,也不轻浮稚嫩。

他(她)的气质一定是光-明-伟-岸!法治,重在治权,治官。因而,法治内心火热,外表冷峻。火热,是给民众的关怀;冷峻,是对权力的凝视。

法治,求良法善治。定尺度必权衡上下左右,谋善治必考量利弊得失。因而,法治冷静淡定,沉稳持重。笑时不露齿,怒时不眦目。张弛有度,进退合规,举止得体。

法治,扬善惩恶。褒扬义举,有温度辅以德治;惩治邪恶,划红线禁踏雷区。因而,法治有无疆大爱,也有雷霆之怒。

法治,追求实质正义,更重程序正义。法治“不允许任何人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即使不同意你的观点,也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因而,法治捍卫创新邪恶必讲剑法;扬正义除妖魔不弄武德。

法治是权利和权力语境下的和谐状态和追求这种和谐状态的进程、方式。

法治是极夜的阳光,是沙漠的绿洲,是寒冬的炭火。

法治是光明,法治是正义。

法治的气度,就是中国梦的气度!

# 在法的门前等一场大雪纷飞

□ 刘白鹤

第一千零一个黄昏沉降时，  
青铜门环含住未降落的星光。  
有人立于青石阶前，  
身后是攒动的灯河——  
每盏提灯里，  
都跟烧着待称量的判词。  
他在等一场大雪，  
等所有未被言说的凛冽，  
在天空静静织补真相的经纬。  
看啊，冰凌正在天平两端，  
校准子夜的砝码。  
他呼出的白雾爬上刻度，  
为所有缄默的契约，  
测读温度计里上升的黎明。  
而雪，终于开始纷纷——  
这场天空最公正的播洒，  
不遗漏任何角落。  
它们轻轻覆盖大地、青石阶，  
每一片都是会呼吸的讯息，  
印着融水规划的河床，  
与种子深藏的走势。  
此刻门轴传来暖响，  
积雪忽然透明。  
原来每片雪花都是，  
一面朝向人间的透镜：  
聚焦无数等待的凝视，  
将尘封的真相，  
折射成彩虹的证言。  
积雪悄然融为溪水，  
洗净青石上淤积的暗痕。  
当钟楼传来新历第一响，  
所有冻结的时辰开始奔流：  
原来最恢弘的大雪纷飞，  
是亿万沉默的碎羽，  
在光的刻度里同时苏醒，  
并将群山推向晴空。  
门，始终开着。  
等万物在法典的留白处，  
同时苏醒的声响。

# 别疆感言

□ 马行西

文牒一夜过玉关，清早拥别泪滑滑。  
有幸流沙行法雨，无缘葱岭变桃源。  
西陲万里留足印，烈雪五年染紫斑。  
确信此身草原上，几回梦渡过天山。

## 沈家本诗词赏析

编者按：

沈家本一生以法为业，他又是一位诗人。他从19岁写下《咏史小乐府三十首》，至73岁逝世前夕的《自题癸丑日记》，50余年中共留下了六百余首诗作，收录于《沈寄簪先生遗书·枕碧楼偶存稿》之七至十二卷。

诗歌伴随了沈家本的成长，伴随了他的事业，也伴随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读沈诗就好像徜徉在沈家本漫漫的生命长河中，尤似体验了晚清一代胸怀家国的读书

人的思想历程。特别是1900年沈家本在保定被八国联军逮捕、监视期间，他于耻辱、愤懑中冷静下来后的反思中，认识到：国家走到当下危亡状态，其原因就在于法制的衰败。要想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必须“兵戈扰扰众涂炭，医疮剜肉刀刻肌”（《十二月一日夜雪》）下定决心“惟天阴鹭有主持”，为国家主持“剜肉刀刻肌”的改革。1901年11月14日，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1902年5月13日，

他受命修订法律。此后沈家本的诗词创作，便融入了他在修订法律事业中的喜怒哀乐。读沈家本1900年以后的诗，就是读沈家本的诗中国家恩、诗中司法志、诗中那以法救国的深厚情愫。

本版特开“沈家本诗词赏析”专栏，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荣休教授、沈家本第四代孙沈厚铎先生为读者讲述沈家本诗词背后的故事。

# 剑胆诗心映家国

沈家本早年诗作中的家国情怀探析

□ 沈厚铎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以“清末律律第一人”的身份彪炳史册，其熔铸中西的法律文化素养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开了先河。在投身法制改革之前，青年沈家本历经战乱流离，以诗为笔，记录下山河破碎的时代阵痛与个人命运的颠沛沉浮。《走笔》与《悲武林》两首诗作，既是他早年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更凝聚着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沉郁苍凉的笔墨间，展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的深刻交织。

咸丰十年（1860年），二十岁的沈家本留京支撑家计，父亲沈丙莹因拒附权臣而被远放贵州安顺，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同时蔓延，京城被英法联军铁蹄践踏，故乡杭州、湖州一带被太平军攻陷，时代将青年沈家本推向了命运的风口浪尖。《走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走笔”二字既彰显了情感的奔涌与创作的迫切，更暗合了时代巨变中思绪的纷乱与无奈。诗作开篇即以“身世逢飘梗”喻指个人命运的漂泊无依，留京侍母，归乡乡试受阻的困顿，恰如乱世中随风飘散的蓬草与断梗；而“光阴奔烂柯”化用王质观棋的典故，将战火中的时光流逝写得恍若隔世，既慨叹举子业的耽擱与人生的仓促，更暗喻山河破碎后的世事变迁，昔日安稳岁月已成追忆。

“百年忙里促，万感泪中多”十字，道尽了青年沈家本的双重焦虑。个人层面，他肩负支撑家庭的重任，怀揣科举入仕的理想，却在战乱中步履维艰，光阴的催促与现实的阻碍让其内心满是焦灼；国家层面，清廷腐败无能，四处农民起义、列强入侵，百姓流离、山河破碎的黍离之悲与家国危亡的紧迫感交织，万千感慨终化为难禁之泪。

“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压抑与孤独，美酒无法消解内心的愁苦，诗作无人共鸣，既写出了乱世中文人的精神孤寂，更暗含了报国无门的愤懑。结尾“囊余一长剑，倚柱几摩挲”化用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诗意，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困境

推向极致。长剑既是古代士人侠义精神的象征，更是沈家本胸中壮志的寄托，倚柱摩挲的动作，凝聚着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时局的无奈以及对家国的赤诚，尽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如果说《走笔》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危亡交织下的心灵独白，那么《悲武林》则是聚焦故乡罹害的沉痛悲歌。武林（今杭州）虽非沈家本的故乡，但确是他的成长中不可或缺之地，因为这是他外祖父居住的城市，是他儿时常住的乐土，是浙江的首府，杭州更承载着南宋都城的历史记忆与家族的情感寄托。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中，杭州从南宋以来“销金锅”般的繁华胜地沦为“瓦砾场”，外祖父俞焜阵亡，未婚妻郑氏惨死，个人丧亲之痛与家国破碎之悲在诗作中融为一体，使其情感更显沉郁真挚。

诗作以杂言古风的形式，开篇便以“角声促，吴山足。鼓声哀，西湖曲”的短句营造出资紧张悲凉的战事氛围，三言句式的急促节奏与鼓角之声相呼应，仿佛将读者带入战火纷飞的杭州城。“鼓角动天地，湖山亦遭罹”一句，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湖山以情感，吴山、西湖本是自然胜景，却因战事而蒙羞，既写出了战火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摧残，更抒发了诗人对时局的强烈愤慨。“旌旗不飞扬，落日亭台黄”以视觉意象勾勒出战后的萧条，低垂的旌旗象征着清廷的衰败，落日余晖中的昏黄亭台则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劫难，景语皆情语，字里行间满是悲凉。

“昔日销金锅，今日瓦砾场”是全诗最具张力的对比，短短十字浓缩了杭州的沧桑巨变。南宋以来，西湖地区歌舞升平，游人如织，耗费金钱无数，被誉为“销金锅”，这一称号既体现了杭州的繁华富庶，也暗含着对奢靡之风的隐忧；而如今，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只剩下遍地瓦砾，强烈的今昔对比不仅展现了战事对城市的摧毁，更饱含着对民生涂炭的深切同情。结尾“苏公堤上唤春鸟，城西日日泣枯草”以景结情，苏公堤上的春鸟本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却在硝烟弥漫后空自啼鸣，城西的枯草仿佛在为逝去的生命与破碎的山河悲泣，“唤”与“泣”的对仗，以动衬静，更凸显出战后的死寂与凄凉。

从历史意义来看，这些诗作不仅是沈家本个人早年经历的记录，更是晚清社会的缩影。它们见证了战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了传统士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坚守。而沈家本在诗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也为他日后投身清末修律事业埋下了伏笔。正是这份对家国的赤诚，让他在晚年能够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借鉴西方经验，力图通过法制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

剑胆藏于怀，诗心映家国。沈家本早年的诗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传统士人在乱世中的精神坚守与情感轨迹。在山河破碎、命运多舛的岁月里，他以笔为剑，抒发家国之思；以诗明志，坚守理想信念。这些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内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法学家的人文底色与精神根源。时至今日，重读这些沉郁苍凉的诗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历史重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始终紧密相连。而国人对家国的赤诚与担当，永远是支撑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

## 爱“廉”说

# 一隅青芒

□ 赵理君

从前，我爱看向日葵坦荡追随日轮，也赏窗台兰草静持向往光亮，它们的“向阳”，带着被照拂的安然。

直到某日，我的目光被老屋西北檐角攫住。那是一片被光阴遗忘的角落，翘起的飞檐积着墨绿苔衣。偏在瓦楞最吝啬的窄缝里，竟挣扎出一簇青芒。

那“青”，绝非圃中嘉木的鲜翠，而是一种介于枯与荣之间的、挣扎出来的暗青，沉淀着与风雨讨价还价后的全部疲惫。那“芒”，也非麦穗饱满的指向，而是叶片瘦硬如刃、筋脉毕露，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将其生命的全部锋锐，刺向虚空里那点稀薄的天光。

它们活得太费力了，根须在浅得可笑的缝隙里，铁钉般楔入，攫取每一粒尘埃里的养分。身子必须大半探出檐外，去捕捉，去痛饮那维生的光。风来时，那细瘦的筋骨便发出簌簌的颤音，仿佛下一刻就要连根拔起，坠入尘埃；雨骤时，万千冷冽的箭矢顺着瓦槽倾泻，它们便死死贴伏，像溺水者抓住最后的礁石，没有谁为它们遮风，也没有谁期待它们开花。

然而，正是这无人在意的挣扎，让我看出了神。某个向晚时分，西沉的落日忽然将余晖横抹过来，恰好为这簇檐角的青芒，镶上一道颤抖的、流金般的边缘。在它自身沉黯的底色映衬下，那一道转瞬即逝的光环，竟比满院斜阳更令我心头一震，仿佛目睹了一场沉默的燃烧。

我于是恍然，原来真正的“生”，未必是沃土中的从容抽条，也可以是绝境里的倔强进芒。这隅角青芒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光明并非总是时代的慷慨赠予，它也可以是卑微生命在漫漫长夜里，用自身骨头摩擦出来的星火。

这隅角的青芒，不正是万千纪检监察工作者生命的写照？监督执纪的征程，少有舞台中央的追光，多的是这般需要深耕的“隅角”——在庞杂的线索初核中保持敏锐，在拉锯般的审查谈话中坚守立场，在人情社会的夹缝里捍卫纪法。此时，能否守住并淬炼内心那簇“青芒”，便是对信仰最真实的叩问。这“芒”，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专业之锐，是铁面无私、秉公执纪的正义之刚，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一份沉淀在锋刃之下的初心之温。

青芒的价值，从不以占据天地来衡量。正如纪检监察工作的意义，绝非追求个体的显赫，而在于以自身之“芒”，驱散笼罩在群众利益上的阴霾，廓清模糊在权力边界上的迷雾，只要这簇从忠诚与职责中锻打出的青芒还在，即便身处最偏僻的隅角，也能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一缕清风，守护朗朗乾坤的一颗铆钉。而这，便是可以穿透一切风雨，真正永恒的光源。

□ 廖海洋

送龚少貽北赴汀州司户

南宋·王迈  
庄敏与文献，诸孙总俊髦。  
此郎如玉树，初筮即珠曹。  
官小人能大，心清自高。  
公余须力学，流俗易滔滔。

王迈，南宋中后期诗人，福建仙游人，中过进士，做过几个地方的小官，为人刚直敢言。作为诗人，王迈在诗歌史上不算有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但他却写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诗。他为好多即将奔赴基层任职的官员写了送别诗，以勤政、廉洁、爱民、育才相期许，透出一片仁厚之情。上面这首诗即是如此。

龚少貽是个后生小辈，即将踏上仕途，到汀州担任司户，王迈便写下这首诗相赠。诗中说，你继承了祖先龚茂良的优秀品质，的确是青年才俊。（龚茂良是南宋初期名臣，宋史有传，官至参知政事，去世后谥号为“庄敏”。）接着写到，你像庭前玉树一样出众，初入仕途就当上了司户。（司户是州属下负责管理户籍和赋税的八品微官。）前面四句诗王迈全是赞扬和鼓励，以此增强年轻人的从政信心和雄心。

做了充分铺垫后，接下来四句就是期许了：官虽然很小，仍然可以做出大成就，因为民生无小事，做成了就有大作用。勉励龚少貽要踏踏实实做事，同时要内心清白，清廉从政，自然好名声就会传扬，这两句真有点苦口婆心了。前一句是做事，锻炼能力，后一句是做人，提高品德。最后两句勉励其持续加强学习，不能懈怠，不能贪图享受，不要被社会不良风气

# 官从小处践初心

污染、同化。这对于初入仕途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做法，有点像现在许多单位为新履职干部开设廉政教育第一课，让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把路走正走直。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对于初入仕途的年轻人这样赠别，对于其他人也同样如此。在送林师道赴任宁都县尉（相当于现在分管政法的副县长）的诗中，王迈予以勉励：“及物官无小，平生志所存。一条冰出壑，五色棒悬门。”无论官职大小，作为官员，职责就是为民服务，这是他们平生的志向所在。你要坚守清廉，就像山谷中晶莹的冰块。你要认真履行县尉职责，就像曹操当年悬棒于门，不畏豪强、严格执法一样。

在送郑邛赴任博罗县尉的诗中，王迈切切提示：“是邑经兵火，今才补少痕。要教民击壤，毋遣吏椎门。”这个县以前饱受战争摧残，最近才有所恢复，你要珍惜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切不可派遣和纵容胥吏去惊扰百姓。

在送汝功赴任永春知县的诗中，王迈谆谆告诫：“尚戚民作政，能善吏容奸。”县令若一味威严压迫，就会把百姓推到对立面，若不存善念，放纵下属，吏员们就会钻空子，干坏事。

在送黄少愚赴任德庆知州的诗中，王迈如此劝勉：“愷愷不能为健吏，清修端可侔余夫。”若沉溺于享福就不能够成为勤勉有为的好官，只有加强清廉修养，才能遏制心中贪念。

王迈这样的诗还有不少。读这些诗，让人对他肃然起敬。他做过地方官，深知官场习气和弊端，了解百姓疾苦和民生艰难，对国家繁荣昌盛寄予了殷切期盼，因此，但凡遇到新上任的官员，他都要谆谆告诫一番，把勤廉二字作为暮鼓晨钟时时敲响。诗以赞之：

仕途赠语警灵魂，钟是廉洁鼓是勤。  
为政长将民记取，官从小处践初心。